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論語正義
下



劉寶楠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論

語

正

義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四版

(2014)

國學基本論語正義二冊
叢書簡編

每部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 劉寶楠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論語正義

卷十三

齊必變食

注孔曰改常饌

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並日中夕皆

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穀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餽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天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餽餘焉。案莊子人閒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醇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蕘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纓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為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禪潔也。禪潔亦不餽餘之意。

居必遷坐

注孔曰易常處

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聖。止也。坐。古文聖。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

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蹠。蹠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舉燕寢考。既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鄭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

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疎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食不厭精。膾不厭

細。正義曰。張栻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章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章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反以士恥惡食為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精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為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粳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為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彘而切之為膾。注云。彘之言腓也。先薑菜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

先軒之。所謂彘而切之也。李氏惇羣經議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膾本又作膾。食體而謁。孔曰。體。餽。臭

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魚敗曰餒。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餒本又作餒。史記世家作餒。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為臭

腐。○注。餒。餒。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體謂之餒。郭注。飯。餒。臭。說文。餒。飯。傷。溼也。餒。飯。餒也。字林。餒。飯。傷。熱。溼也。餒。食。敗也。餒。與。餒。為。淺。深。之。異。廣。雅。釋。詁。敗。也。釋。器。餒。臭。也。飯。餒。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餒。謂。餒。食。經。久。而。腐。鼻。也。餒。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餒。臭。餒。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餒。○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說。文。餒。下。一。曰。魚。敗。曰。餒。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餒。廣。雅。釋。詁。餒。敗。也。釋。器。餒。臭。也。義。訓。並。同。

臭惡不食。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糞。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謂味也。皇本作臭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饗職。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膾。羊冷毛而羸。羸。犬亦股而躁。豚。鳥。臙。色。而。沙。鳴。狸。豕。盲。眦。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羸。注。云。腥。臊。膾。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羸。失。色。不。澤。美。也。沙。漸。也。交。睫。腥。腥。當。為。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膾。朽。木。臭。也。羸。蟻。姑。臭。也。賈。疏。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

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時。注。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熱也。徐揚之閒曰。飪。說文。飪。大熱也。廣雅釋詁。作飪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孔所本。爾雅。搏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粳。郭注。糲。飯相著。粳。飯中有腥。腥與胜同。卽生字。說文。胜。不熱也。江氏永曰。失飪。

有過熱。有不熱。不熱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熱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屬法中古。熱之爲臙。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熱也。案過熱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正義曰。方氏觀旭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蝮蝮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

臨於曾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

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饒。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饒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饒。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

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

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擊磬。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臧宋輯本列入注中。稍

失闕疑之意。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十有二月。實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習於食。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目。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目。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

目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饗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目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割不

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饗注。割。肆解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胙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

沒其載於胾俎未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買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體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凌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肺。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凌云。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為割不正。此說亦通。但凌謂牲體為割。臑為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讓買疏引鄉黨文為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實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切割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醢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目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醢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醬者。醢醢醢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穀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臠。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豕臠。魚膾。雉兔鴛鴦一節。又如暖脩。蜃醢。肺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非菹醢醢。昌本。麋。菁。菹。鹿。麋。芣。菹。麋。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蠃。蜃。醢。豚。拍。魚。醢。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鷹。醢。筋。菹。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穀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備。此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卽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為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

既。段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為餼。注聘禮云。古文既為餼。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為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為燕禮言之也。胡氏培壘研六室文鈔。亟稱凌說。為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臘俎。腸胃俎。膚俎。醢醢。麋。鹿。麋。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麋。牛。炙。牛。臠。牛。膾。牛。鮓。羊。臠。羊。

炙羊臠。家藏菜羹。家藏魚臠。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滌。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闔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屣升席。晏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眞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咳。則以所執。贖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無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歡也。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卽是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酤也。酤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

舉其一耳。周官萍氏。蕘酒。謹酒。注云。蕘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嘗抵義和魚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官使人。可目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目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警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知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鬻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相燥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腊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肉脯。田豕脯。藥脯。醫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不撤薑食

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

正義

曰。撤。宋九經本作撤。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視稷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闕氏若璩。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乾薑。主逐風。濕痺。腸瀝。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餒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

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幸亦爲葷對文薑辛異也姚氏經說古者有廢食之闕大夫于闕三士于坵一大夫七十而有闕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闕與其坵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葷菜則不徹版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待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蔥薤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廢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

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大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賑膳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賑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賑熟曰饗文通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饋焉今或作燔作膳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賑膳也昔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體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殖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賑膳故江氏永以膳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受賑謂受君賜歸賑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釋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圭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

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酢。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頌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饗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鑿正義引任啓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鬻五味盪。

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耶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羹。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糲。糲卽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董莖藜藿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謂藜藿之類耳。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識小。必字从八戈。篆文作𠄎。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視。注。視。因祭視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視。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校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善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頂付也。錢氏坿。後錄。上環。是壺閣。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付卽剗字。剗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穀實。此是果食。卽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菹。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擯祭。七曰絕。

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法。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清之間。淺氏廷填禮經釋例。言
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清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清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
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俵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為大厭降
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公食大夫禮。祭解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
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
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為筵。後加者為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
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

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
蒲。藟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梓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
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藟。玉藻有蒻席。底席。豐席。筍席。玉府有衽席。越即蒲越。藟。用禾稊為之。蒻者。草名。
麗者。析竹之次青為之。底席。即蒲席。豐者。刮漑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為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
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
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注

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

從而後出

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離同。周官酒正有為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為國行禮。不可飲
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

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
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即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

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賢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實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誤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卽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詎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醕。詩。鳧鷖。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曰。讎。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正義曰。周官占夢云。

季冬。遂令始難。殿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讎。杜子春。讎。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讎。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讎。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柏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且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讎。猶除也。讎。讀。讎。難之難。讎。周論語注。讎。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卻。

之鄭此注云。饗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且反。是也。威衰音乃多反。乃詩竹竿難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饗爲殿疫正字。改易清譌。音形俱失。案乃且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隸彙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饗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況於醢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饗爲獻。亦聲近之誤。案饗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假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禘強鬼也。謂時饗索驅疫逐殭鬼也。禘或爲獻。或爲饗。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獻。饗音理遠隔。記當本是禘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存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禘自爲殭鬼之名。饗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禘。言於饗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禘。故卽以禘名祭也。說文禘道上祭也。急就篇。禘禘塞禘鬼神籠。顏師古注。禘道上之祭也。蓋驅逐殭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殭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禘。言驅除此鬼則曰饗。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禘。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禘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禘者強死鬼也。謂時饗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禘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饗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禘爲饗。大誤。禘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積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殭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饗惟季冬之饗。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蒙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獸而時難。以索室殿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殿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廬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稱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饗也。論語饗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士冠禮注。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臧氏琳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祠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殭鬼。恐已斷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

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遣。曲禮。凡以弓劍苞苴。單人是也。

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毆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鑿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

禮也。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

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亦宜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再不。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

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正義曰說文廢馬舍也畜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

魯即魯省釋名釋宮室廢旬也旬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旬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為否也揚雄太僕箴廢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為醜則不徒問人此即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為退也夫子仕魯為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為自朝來歸明此廢為夫子家廢矣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廢焚為夫子家廢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為大司寇國廢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廢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廢則新廷廢書於春秋此廢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為家廢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

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

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為君賜然來自外間恐有不潔或兼有酸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腥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

此別一義而與腥同从生故多段腥為腥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為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為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為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即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即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聘禮所謂饋也凡牲殺曰饗生曰饋聘禮歸賓饗饋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

屬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屬。鬯醴。蓋陪牛羊豕。注之已亨者謂之飪。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飪與腥皆饗也。是牲之殺者曰饗也。又歸聘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而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餼。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餼也。王氏鑿正義。按凌氏以君賜常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饗。惟羹飪。簋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餼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爲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饗餼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爲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賅。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括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即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已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頒賜於人。恐喪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疑廟不爲祭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

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徧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

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略互見。正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礙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待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己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已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賞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徧嘗飲而俟。卽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

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其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卽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已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際。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彙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已。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已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已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

不衣朝服見君。

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

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墻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墻下者，墻謂之牆，必在北墻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不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微襲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汗，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微襲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微襲衣，加新衣。鄭注云：微襲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襲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撤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拖，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拖。案拖拖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雙勝傳作拖紳。說文：拖，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葵分帶下，紳居一馬。孔疏謂入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花，裾也。引此文作花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花，段借爲花字是也。錢氏坿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緇袴，袴爲裳緣，謂與袴同。袴卽是裾。此則穿繫，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又前篇

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樂肇曰。南牖下。欲令南而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墻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儘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襲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己。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襲勝不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墻下。相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鑿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卽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之鞶。上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

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

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輓中也。輓。如於馬頸。馬在輓中。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

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故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

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館而殯之。

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綬。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

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注**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容。本或作容。羊凶反。

唐石經亦作容。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容。案容容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為容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容。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為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偃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注云。眠當欹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周曰。褻謂

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冕。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輯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為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

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子於素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為數相見。或為褻為私居。非也。冕與綬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說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

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正義曰：阮

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轆板上，則須揉治而誦之一，在前卽式深，二在後則轆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轆，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蔡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卽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壘正義引藥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異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卽二喪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版，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圖，衣衾曰繆。貝玉曰含，錢財曰賵。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

主人之親饋。

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

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

飧注云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即少施氏親饋爲禮盛

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常訓釋天云疾雷爲霆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

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

注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輪效駕奮衣由右上升

右上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僂君之升一是副綏僂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靶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即正立言受綏者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誦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鞵轂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旅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

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惑衆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應於四方是惑衆也○注車中至鞵轂○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與釋文六

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擋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弼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絀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為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衛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為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綬。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衛顧轂。即此注之義。東京賦以絀纊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為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瀋。五瀋。九丈九尺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轅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輪轂也。邢疏曲禮云。立視五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瀋。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邢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為三丈。積寸為三尺。則五瀋之表。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楊倞注。以為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瀋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軛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

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雌雉言。王氏適正義引真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真說。卽君子難進易退之義。○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擊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盛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驚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寶碑。翻翬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聚。贊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佯也。言彷彿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卽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羣鳥在木上也。集。籩或省。引申爲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

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是鄭以梁爲梁。淮南齊俗訓。芻豢黍粱。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粱之疾。王弼注並云。梁。梁

也是梁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復釋之。揜卽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卽釋之。於是雌雉駭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闌反。張兩邈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齷。人曰播。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尙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齷。齷卽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夏。錢氏大昕養新錄。以

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熱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歆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離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鱣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卽鱣別體。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

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

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 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卽指弟

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太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卽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肖。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蕪于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股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筴。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

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即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中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為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者儉易威，俱為失禮。夫子則甯從儉從威，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為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為彬彬，所稱為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即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

門而失其所。

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為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鄉黨國考以為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言聞者兩地相接之

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絕纒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工。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工。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纒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工，蓋即州黎之工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間，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為陳蔡之間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為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為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倘長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

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衛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衛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衛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鄉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鄉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鄉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鄉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鄉。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鄉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鄉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鄉之適子。鄉之子稱門子。是鄉以門名。鄉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鄉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昭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聞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子利口辨辭。子貢利口

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癩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歛東階以暨隱詠猶無諸節其閒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學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閒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可起發增

益於已。

注助益至於已。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勸也勸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子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

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起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卽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壘壘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

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景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鬲從皀弟鬲是本字鬲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

子憲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即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詎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依此亦。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愷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賢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閒非兄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

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曰三復百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

文。胡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剖，義與毛同。今詩豎玷爲胡，古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袁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袁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袁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

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雅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

文。至下文無槨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槨，有木高也。從木高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自虎通崩覺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土有雜木槨，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槨，故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拜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三，爲昭十一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

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天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莞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闕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槨，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槨，言未嘗賣車以爲槨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輿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贈，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是贈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驢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贈，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槨，哀痛迫切，不遽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禭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賻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買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椁。○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槨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

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曰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為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

生顏子為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

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為下有慟字。○注慟

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第事求豐備也。晉語欒共子云

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

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歎。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同馬義。吳氏嘉實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驂謁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梓。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陳曰。鬼

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

路之間。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聞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人。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罔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也。皇本閔子下有憲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侃字侃，剛直也。從伯，伯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鄭黨篇之侃侃及此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僞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按勘記文選剛強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善亦通行。行訓剛強，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脚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愷傳，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

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

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正義曰：閔氏若璵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

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顯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稱有蓄積可備驍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閉閤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尙可問乎。閔子能爲辭諷之，則與聖人疆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暗解義，疇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閒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舍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勢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耶顛傳：顛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驚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目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耶顛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閔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王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卽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閔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

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嚴云。或作長府。而闕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

解之。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望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御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

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與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

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

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

其罪以責之。

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

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勤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卽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附，益也。附與埒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卽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薄如是則以正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饑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芻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欲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欲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卽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卽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注。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且於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因其義也。雖大莠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罪。

柴也愚

弟子高柴

字子羔。愚。愚直之愚。

參也魯

孔曰魯鈍也。

曾子性遲鈍。師也。

馬

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由也嘖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嘖嘖。

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

譽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時。朱

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學者，繫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狷，辟嗔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嘗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嗔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嗔。嗔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皋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既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十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椎魯，甫莽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魯，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嗔。○正義曰：釋文云：畔嗔，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嘖嗔。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嗔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授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注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

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正義

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卽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俞氏樞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實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豐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榿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于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詩殖積也周語財蕃殖章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此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播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尙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賈注前說是也財賈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陸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

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

譬諸入室，必踐陳塗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入室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我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曰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曰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木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繙文迹。从束，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

人。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

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

鄙行，約孝經文，擇與釋同。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

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

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觀公西華之間，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惑也。夫聞義即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為而合於義，稱父

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為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為義。但子路有聞即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逡巡退縮，而為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間，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饋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

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鬪。如子路之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謀圍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踪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鬪，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

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

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

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皆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卽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驪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自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至踳躄。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尙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卽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曾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目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

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宰。

論衡藝增篇亦作邱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邱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邱。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邱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邱。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斫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祗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袁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卽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於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窮理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孔曰。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

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

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

馬曰：哂笑。

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下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皙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子路年稍後，少子長於

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已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師從自，自四而衆意也。軍以五百人爲旅，從旅從。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菓可食者，通名爲蔬。卽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大饉。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饉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饉，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饉，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饉，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車、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

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參字皙。曾參父。說文。黷雖皙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黷字皙。段注。弟子列傳。曾參字皙。奚容箴字子皙。又狄黑字皙。箴箴皆黷之省。論語曾皙名點。則同音假借字也。○注。言我聞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待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願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感即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卽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目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哂。笑不壞顏曰哂。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哂爲正。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皙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

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

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

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人。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子秦地如毋子執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

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致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

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類曰同。端。玄端也。衣

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

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鸚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子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鼈。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曠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曠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

也。左傳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篤，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端，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端。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端是正幅之名，故說文中部論下曰：正幅，裂。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假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說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袷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麤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袷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袷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袷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袷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袷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袷，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斯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袷服，皆端，惟弔服弁絰侈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繹諸。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繹帶爵繹。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壘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性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繹，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繹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繹，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乃言玄端之繹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繹，就赤就，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繹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

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褱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綬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云。綬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常用纁裳。而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指相之服。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動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賢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間。白虎通。紼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二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衰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說。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諱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已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謙。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安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韠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闔氏若璆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

觀。當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卽冬夏可知。老。經直云。大朝觀。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命而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偏。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觀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曙典。故嚴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有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楨與闔之閒。士介拂楨。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廟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冠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

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

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

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朱子集注云。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夨。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凡籥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岳到。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擗。爾雅釋言：鏗。擊也。擗與鏗同。說文小徐本擗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擗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擗。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擗。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擗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卽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已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僕。鄭本作僕。云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禮古訓曰：鄉飲酒禮。尊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僕。或爲全。是全僕本通。故讀僕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點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蠲。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蠲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紉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曠也。所以纒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

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零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離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又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零壇者。零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零。爾雅釋訓。舞號零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零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零。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零或從羽。零。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零。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零。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零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是零祭有樂舞也。零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零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零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零篇解此文云。魯設零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零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零。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零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零。又曰。龍見而零。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零。秋八月亦零。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蠶星。秋之零也。春零。零在。故蠶星之祀歲零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零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零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皆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零祭。故左傳龍見而零。杜注以爲建巳。若啓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零。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零祭。蓋三子者之儻。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皙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零。注使童子各八人。舞而呼零。故謂之零。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

人正零。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零也。凡脩零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零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零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零。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鞞鞞至柷。散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零上帝。諸侯以下。零上公。疏云。正零。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爲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鄉土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零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零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正零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繫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零祭之法。或董氏言旱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零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七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氏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本節解。注曰。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蒸。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景南門正大。衍議謂立夏在井四度。崧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零。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駁。然左傳郊雩。普烝。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

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兩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予友柳氏與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章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無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搗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會點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隸釋載貞與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釋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鼍鼎及鼉，兕觥其觶，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會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禊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禊賦：顧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乘蘭草，祓除不祥，則

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鄙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禳邪。三月上巳。張藥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聚。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禴禳。禮月令。九門禳禳。以畢春氣。汙諸昂。有積尸大陵之氣。伏則厲隨。而出行禳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衛之禮。杜篤祓禳賦。謂巫咸之徒。乘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禳禳。卽春雩之禮。後世祓禳。卽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祓禳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鮮少之義。蓋點問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僎。具也。僎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李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禘者。夏小正云。二月。往擾。黍禋。禋與單同。玉藻云。禋爲綱。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禋。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繒袷。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說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颺。或係段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允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游泳之至也。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

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正義曰。夫子何晒由也。皇本夫子作香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

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讓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弼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知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卷十五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為仁，為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為仁由己，義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

子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為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為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已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言注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陽輿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為羣賢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悖者，祇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鄧顛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為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諂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即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矣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敝傳。宜當克己以疏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為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

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

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日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擧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頗同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日爲事之要。周官籥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謂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子曰。爲仁之道。莫尙乎敬。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誤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暗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

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晉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亦古有此語。而白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已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顛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正義曰釋

文。訥。或作仞。案仞是假借字。汗簡引古論作訥。鄭注云。訥。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訥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達其情。故言之亦多過難。鄭注云。訥。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善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言之。蓋訥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經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正義曰。說文。訥。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訥。楊倞注。認難也。認與訥同。犂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犂。此法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訥。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

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

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

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

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為之

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闕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闕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為親親，乃為仁。今牛因兄為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

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

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為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為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

衛祿命辨崇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魍魎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常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慎羣經義小案：向魍魎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魍魎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如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問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魍魎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魍魎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魍魎弟尙有子頤，子車並驚惡魍魎，兄向巢伐魍魎不克，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一人言。○注：君子至禮親。○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

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

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壘。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諡法：解譖，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

證告之矣。說文：證，愬也。從言聲。譎，告也。從言所聲。譎，譎或從言朔。愬，譎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愬作訴。當爲譎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譎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譎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譎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譎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譎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蓋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舉，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譎，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譎愬之萌。漢書梅福傳：傳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譎賊奚由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妄施譎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譎，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澠，水名。此作澠，卽澠之省。廣雅釋詁：澠，澠也。澠，積也。澠，益也。澠，積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譎者，徐徐用言來說已，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澤，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韜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愬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膚傳之不經于心。匈，卽馬義也。陳氏鱧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義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殞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冫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鸚鵡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甲申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駮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閻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覆。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邈。非道邈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爲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爲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言國強者。明夫子此言爲國貧弱言之。若本強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內札禍。裁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糴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糴。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

國滅身死。是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空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注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

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正義曰。棘子成。皇本作成。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

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尙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鞞。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鞞。革也。今本說文作鞞。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鞞爲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鞞。喻文。犬羊之鞞。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鞞。說文亦引作鞞。又犬羊之鞞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

莊子逍遙游。湯之間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卽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卽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成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什

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什

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

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蠡。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方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癯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子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質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憾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滂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畜。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滂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無三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尙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

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有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共是八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徹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徹本訓通，擲下云發也。趙劉以徹爲取，或卽籥之段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假借。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稿，謂斂法卽徹法，蓋徹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既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違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

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

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

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已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

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

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

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追答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

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

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爲古今

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別義同。

○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

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與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證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注當此之時，陳恆制齊。○正義曰：黃氏武三後案引狄懼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疆，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恆。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

鄭注即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即是擧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宋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斬斷也从斤鑿艸譚長說折篆文斬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作折則則是折制字通說文刺裁也从刀未割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確也从夙从言二夙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罰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辭答之辭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費券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

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

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行事務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

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園篇。宿定所征伐之

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

不肖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

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

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已與人

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夫畏長志。鄭注。情猶實也。無

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長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夫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

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記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聖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然於未

萌而起。敬於微也。使人日徙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

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得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民親愛。則無刑。言德

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所言無訟。由於德教。此言無

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直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讀解注。言使吾

聽訟。與眾人等。然能先以德教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洋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身。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民絕於爭訟。並以無

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

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之居爲居位。卷卽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攷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倦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暨。管子形勢

解。解情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

有君子皆因

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管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

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鄭曰。康子魯上

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建

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儉，婦慤，性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察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卽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曰：欲多情慾，言

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

德篇：周天子使冢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勸康子也。苟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禁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弼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有藪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竊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正義曰。說文。殺。戮也。

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濟。疆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貧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議。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費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卽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偃。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

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變節

人。樸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攸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遂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譏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雖與爲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卽爲達也。豈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

也。俞氏懣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卽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卽本之。此案俞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彖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儉。楊倞注。儉與樽同。卑退也。尊樽儉音義並同。○注。佞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邢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卽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曰。先

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

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墀。

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墀。又零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零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零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零門之外。此注兼言墀者。墀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壇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零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慝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慝。注。慝。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

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大戴禮

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選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卽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彙。同。說文云。彙。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

也。阮氏元校勘記。疑正字。嚮俗字。鄉段借字。富哉言乎。臬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舉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舉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舉陶爲士。不名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之。左文五年傳。舉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卽舉陶字。是舉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帝嚳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尙書。謂伊尹名。舉與孫子用闇。篤合。舉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急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癩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癩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乘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譏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癩之義。蓋癩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舉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舉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舉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言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黜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遠。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

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貴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皇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

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備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

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則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卷十六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二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

勞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民必躬親之大

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陳氏體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即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即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下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為政篇又引易者兌象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為嫌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

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為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羣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

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責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恃恃者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恟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為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

喪化也。言小過故。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己輔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彌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舉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

馬曰。正百事之名。

正義曰。衛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爲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

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刺職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刺職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刺職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卽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歸騎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刺職。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刺職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刺職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風。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刺職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惠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軀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逆立。刺職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授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

辭是輒不以世子予劓。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則輒爲世子者。所以劓職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劓職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則輒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劓職。子父易名。謂不以劓職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劓職爭國。顯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劓職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劓職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若靈公廢劓職立輒。則劓職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劓職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劓職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劓職之罪。而又存劓職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案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說。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憚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劓職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劓職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劓職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斨。衛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劓職者。非輒也。劓職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則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劓職於靈公四十二年入

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尙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案渾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著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卽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傳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論。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鈔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淺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凡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同音。今世同音。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臚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溢也。溢益而生。故直曰字。正義名。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誓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著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

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太學類正名一卷敍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敍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王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管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因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

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子狂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檀弓子則子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

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狂狂者疎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字如躓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天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躓踏如翰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者工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工蓋工蓋荀卿書作區蓋工區闕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字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工蓋不言工古音同區工蓋即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卽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躓踏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舉也罰舉之小者罰是小舉則刑爲舉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腫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躓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與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誅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望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趨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已篇寡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

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

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穀，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耕時，世猶持祿，廢選舉

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

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卽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

各有恆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

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誠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

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業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襄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放也。正能修禮以達意，禮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子字，穡，負釋文云：穡，居丈反。又作穡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穡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穡，穡字從糸，不從衣。說文穡字，乃淺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與圃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粱也。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種穀曰

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圃。圃。毓草木。注。樹果。蘇曰圃。蘆兼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訓同。○注。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禮。○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教民。是逆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襁。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襁。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譌。說文。襁。負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繯。繯。高注。繯。襁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繯。襁格繩。繯。即繯。格。即繯。繯。繯爲繯。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繯。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繯。繯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繯。未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繯。即今之小兒繯也。李奇曰。以繯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繯布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變夷猶以布。肥裹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繯。兼有絡繩。蓋統名。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釋其義。惜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顧對者。注曰。顧。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棗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

假求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卽此助訓獨之義。閻氏若虛釋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遺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嚙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觀善。不重刑罰而民不

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下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入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力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定五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

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歌

禮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淳蟻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

財也。列子說符篇：羨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為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歎也。注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托：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花之慶，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嘗為政宜先富民乎？孟子梁惠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備足以事父母，備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恆產。乃易教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

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尙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祺。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

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為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正義曰。臧宋輯

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慎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與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至使疆不淩弱。故王者初起。必先闢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閒。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為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為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

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正義曰：冉子卽冉有，稱子者，箸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曰：暮當是引

申之義，解者謂晏爲盱之假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

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

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使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之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

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鯉古訓謂其事，其字卽指季氏。自餘若闔氏若孺，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章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卽是大夫內朝。在正寢

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

爲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

爲季氏室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揆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闕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

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

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正義曰

皇本如

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輕厥躬無敢寤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誦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交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違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

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賢史教誨。善文脩之。而後王爵稱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冀有人諫諍。不嫌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詔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盧氏考證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校語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

成。正義曰。爾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蒞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

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為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為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與行，但不可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勳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母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管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魯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據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管之說，本屬臆測，難為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元父戰父是也。今為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為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聞**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聞**周曰：

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今日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問孔子，故當其為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為人名，高誘淮南汜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輿盜跖之比，偽孔以為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証文之微也。杜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論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

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驢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已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平公也者，親親而人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卽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儀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儀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此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

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

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已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自虎通宗族，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偁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訓，偁，舉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餘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佻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卿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子稱弟，卽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相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

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經。經。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悻悻。案。經。經。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悻同。蒼頡篇悻。悻也。悻即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脫果字。經。經。堅確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貌。下篇鄙哉。經。經。乎。義異。訓同。史記樂書石聲。經。樂記作石聲。經。說文。經。古文從金。是。經。卽。擊。字。釋名。樂器。擊。擊。其聲。擊。擊。然。擊。擊。也。莊子至樂篇。經。經。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死貌。本又作。經。經。漢書楊敞傳。經。經。者未必全也。師古曰。經。經。直貌也。爾雅。釋詁。擊。周也。郝氏懿行義疏。擊。轉爲。擊。玉。篇。擊。口耕切。別作。經。是。經。經。擊。擊。並與。經。同也。抑亦其次注。是。鑿。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厄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

曰。今

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

升算數也

正義曰斗筲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聚斂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許計歷數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二字義略同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作何足選哉選算一聲之

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攬車徒鄭注攬讀曰算算車徒謂攬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亦不能平也斗筲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刪佚之耳筲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筲三黍稷麥下文又有菅筲以菅草爲之亦得名筲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筲黍稷類也其容蓋與筲同一轂賈疏云豆實三而成穀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穀受斗二升此筲與穀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籛下云飯筲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筲曰籛籛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筲也從竹呂聲方言籛南楚謂之管趙魏之郊謂之筲郭曰籛盛餅筲也今建平人呼筲音鞭鞞籛卽筲字筲卽籛字說文筲籛據段說籛當作籛士昏禮鄭注云筲形蓋如今之筲簾蘆葉籛卽筲也說文曰虛飯器以柳爲之象形筲口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器籛缺筲籛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籛缺大筲也據此則筲籛蘆籛籛皆卽筲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而籛本爲飯帶又爲筲桶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筲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筲筲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筲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筲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

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箝受一斗則謂箝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

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

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正義曰浚氏鳴嗜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乎中

乎案說文無狷字。覆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覆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覆。大徐別增狷篆。非。又心部。恆。恐也。从心。巽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子作覆。其實當作覆。今案。恣與急同。覆者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覆乎。狂者進取。覆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覆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覆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覆次善者。故思之也。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絮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絮者。則可與言矣。是覆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恆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恆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恆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也。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恆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

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闒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辜。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

能治無恆之人。善夫。包曰。善南人之言也。

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案巫覡對

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司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恆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朝能光昭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有恆之人爲之解者。或以巫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變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傲傲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著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爲之。無恆之人。不常厥性。故難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而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恆之人。雖欲襲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

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卽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繡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恆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

人。易所不占。

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滿兮似。或在。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

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殺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恆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達占也。鄭注繡衣。以夫子凶爲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

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

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不繼，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則盡乃喪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核極，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同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剗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正義曰：公

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卽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眞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眞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卽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

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卽是佞媚。卽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卽求備於一人。求卽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師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隱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申悛欲

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爲。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卽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爲樸質無文也。諛卽訥於言。

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訥。注云選鈍。謂其言選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切

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

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偲。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偲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

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懽懽。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

友以立其所能。而違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懽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剋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寶憲傳注。切。猶勤也。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敬也。敬與敵同。謂敵戒也。鄭注云。切。勸競貌。勸競。即切責之

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即和順。說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

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

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彊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風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

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戰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即就此常訓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殺

梁僖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爲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削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卷十七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孔曰。君無道而

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猶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當食祿。○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秦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

曰。邦有道。賢且賤焉。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

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

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為。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為。忌。但。怨。有。恚。怒。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諱。惡。故。為。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為。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

不許為仁。案四者不行，已近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

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僖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為將有事於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

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正義曰：行貴有恆，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為厲。廣雅

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論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為引申矣。論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坿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為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道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為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

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強。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

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

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

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注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璣釋地，續古

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并聲，弓部，弩，帝，響，欸，宜，夏少康滅之，從弓，开聲，論語曰：登善，欸，案琴，羿一字，今作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登爲帝，響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稟，舊音工到反，王逸楚辭天問注引稟作澆，此聲近通用字。盪，說文亦部，引作湯，漢書天文

志注引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古盪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澆。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凌氏鳴暗解義。廷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爲尊者諱。故不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适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适爲南宮敬叔。誤。辨見公治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形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淫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讎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循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募爲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達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舊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募亦非所謂澆者。募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朱丹傲。惟嫚遊是好。傲。虛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募。乃知丹朱募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募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募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募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論語之羿。卽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募。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募。論語募湯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募盪舟者。恐卽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詩證錄。李氏惺寧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募做三字。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募。卽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浞募也。

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寡。古字通用。說文。寡。嬖也。引書若丹朱寡。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寡爲兩人。指爲羿寡之寡。王伯厚又疑論語寡。即指丹朱。總以洵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不知盪舟。與洵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頷頰推行之。此丹朱洵水行舟之事。卽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洩伐斟鄩。大戰於澠。覆其舟。滅之。此寡盪舟之事。卽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尙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啓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寡卽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子廣森經學。厄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鮪稱樺杙之比。漆書古文作寡。論語寡盪舟。卽所謂洵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子象。敖。今案象。固稱敖。然堯典言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庫。富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寡。嬖是本訓。其引書丹朱。寡。正爲寡。嬖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寡。傲一也。又下引論語。寡。湯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寡。爲。洩。與。寡。嬖。之義。無涉。故著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咎也。○正義曰。盡。力。澆。洩。泰。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予。濬。畝。滄。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士。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卽。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适。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稱。禹。稷。正。以。諷。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迺。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正義曰。仁道難。

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爲仁。卽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

之。正義曰此爲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卽勿勞不能忠卽勿誨。故夫言者既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勅勞勅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

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案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汜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卽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詰。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

潤色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

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子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

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謹。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滿。凡作卑與鄭本合。滿其通用字。江氏聲論語埃實。禕其禕。當即一人。謀當從火作焜。毛詩傳焜。焜。焜也。則名焜字焜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禕。謀以後但有禕。與子產相終始。而禕。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瘼字。創制之字。當作糊。案說文。糊。造法。糊業也。從井。井聲。讀若創。是創。糊音同。故論語。創爲糊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蕪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禕。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禕。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禕。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禕。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即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即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鞏同。故字子羽。若鞏。大宰鞏。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即謂子產之屬。可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

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知管仲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

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疏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卽公子駢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卽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囊瓦之貪庸不能啓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賤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遠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

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埤蒼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衰也邪衰一字衰與衰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衰而宋君即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爲長然彼衰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兼稂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繫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僞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富人即伯氏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鄉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鄉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鄉四成近於鄉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邢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胸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胸有古邢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郡杜云邢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即此地駢卽邢字今山東青州府臨胸縣東南有邢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復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卮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言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

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首卿。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蕁，汗簡引古論同。

說文：綽，緩也。綽，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即目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為趙魏老，當以德為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為。○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為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為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為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鷹。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為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山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

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注

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筋射以禮樂。夫仁義禮

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以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左傳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塗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爲魯邑也。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爲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上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無序義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墜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篆體作會。隸變作元。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殿。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爲秦人。王氏塗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小時。

正義曰：皇邢疏以曰爲夫子語。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詁：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

公孫拔文諡。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

嫌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

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諡。○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字，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諡貞惠，文子而

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

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正義曰。汪氏烜詮義。

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

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

防。杜注。在鄒。鄒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卽此。隱十年取防。

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旣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

五年莒季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

防。定五年傳。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

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

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

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

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

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譎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

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鹽鐵論力辨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語德篇：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能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目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金，作正爲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襄、楚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款嬰一書，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徵繼絕尊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爲歎譽，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慎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云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

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帥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衛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傳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傳四年傳。楚貫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正義曰。管子小

匡篤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子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卽公羊以桓公爲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鄭會始也。十五年又會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榿。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鄆兩幽。榿貫陽穀首戴甯母。正符九合之數。鄆曾在柯後一年。甯母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尙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

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又明年會鄆。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鄆。故鄆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鄆矣。呂氏春秋賈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鄆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闕之之言。然闕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榿謀救鄆。首戴謀甯周。甯母謀伐鄆。皆無異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鄆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鄆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洪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洪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釋典故。穀亦從其說。謂洪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洪會爲兵車。合於鹹牡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洪。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鄆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鄆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弼釋文攷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鄆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鄆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鄆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鄆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鄆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禮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鄆義不合。又鄆

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盟爲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敵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榿貫陽穀首止甯母洮葵丘。鹹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僖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懋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楊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修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蘄。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匡，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

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

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

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為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為霸，故其字

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會

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為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為西伯，不嫌稱

聖也。春秋時，如齊桓管文，先未受命，恃其國疆，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為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

興，故曰霸者。即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為飾。

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傳：二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為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袂也。衽交衽也。衽類解：衽，衣襟也。衽襟一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即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稱為衽。為衽，為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即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無深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為言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勞釋此文。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然江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即深衣之裳左旁亦有

衽。玉藻所云纒衽鉤邊者。江謂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常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蹇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衽作衽。係俗體。○注。匡。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皇。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常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秋。齊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桓。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撈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豈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

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

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

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婦。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

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生竇。集解。買達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聲相近。筓。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卽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卽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竇。筓瀆。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開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傅。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卽位而死。君臣之義。尙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

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諡爲文。

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騰言臣大夫卽家

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為臣大夫。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為大夫。次亦為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僕。明僕為家臣中之為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僕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僕本又作僕。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僕。是僕撰故通用也。錢氏坵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僕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為大夫。經言大夫僕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

即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

亡。

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謚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謚。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

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馬曰。忤。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曰。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杰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有芒之。作包氏慎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即是作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作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作慙也。辭。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辭。今通用作字。已所能爲。即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作。此卽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作爲美詞。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卽不作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

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

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

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殺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也。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王卽簡公名。周書說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訾爲證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以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天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好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恆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鑿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諡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恆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芣。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灑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已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

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卽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顛。與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

犯之禮。攢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即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

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

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

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耶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撓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

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玉家。一日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責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爲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駁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既言

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畧象。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

作之行下
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

也。正義曰：白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

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弼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善陸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義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讀方爲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譏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是甯能爲賢乎？或時

反怨人。正義曰：漢書：程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顛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取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

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平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卽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實。

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寃。盧氏文弨考證：古怨與寃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為？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

何為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鬪，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鬪方而鳥鬪，故因以為東鬪之鬪。棲，鬪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鬪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經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為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翟氏灝考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為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為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

馬。德者，謂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鄭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為善馬人之

釋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正義曰。報者。廣雅釋

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正義曰。報者。廣雅釋子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正義曰。莫我知

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卽就者。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

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閒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人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攷考。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卽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孔曰。魯大

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旣刑。陳

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正義曰。說文。寢。從穴。寢。論語有公伯寢。今作察。九經字樣。謂爲諫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僚。作遠。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察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僚之言也。疑僚卽是疑子路。皇本於公伯察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察何所得。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疆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感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慫。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察有慫。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察慫。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歧蒿庵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察。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察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覆姓。見廣韻。稱伯察者。猶治長馬遷之比。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察。有申繚字周。蓋以申繚一人。當申堂公伯察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察爲聖門孟賸。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謚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察之慫。然後使季孫誅察。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途。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陪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

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刪佚。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箠。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章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章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卻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卽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子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不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稱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

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吾古之君子所去三。

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周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遼世遼地遼人。後篇榮潤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

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遠世爲大上，遠地遠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靜默以俾，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貪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

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即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即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闢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與。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關閉者，此引

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皓王襲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關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闔氏若墟釋地，謂此即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關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即謂下士在門關閉者矣。說文：晨，早味爽也。從

白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啓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已見用爲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晨門者，闈人也。○正義曰：周官闈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闈人，司啓晨以啓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闈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闈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闈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卽闈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

然。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

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

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末，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

不能解己之道。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儻也。何本字。荷，夫蕢，蕢，別一義。說文，夷，古文蕢。論語有何夷，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朴字。又磬，樂石也。象絳

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朴字。又磬，樂石也。象絳虞之形，及擊之，繪文者爲殼。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蕢，蕢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哀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

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經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注云。嗷。踈也。踈。猶踈踏不安舒之貌。殺。減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減。抑而不揚。故荷蕢以爲鄙也。說文。經。古文磬。史記樂書。石磬。經。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磬。經並通。莫已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釋氏顯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已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已同。唐石經尚不誤。斯已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即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已爲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荷蕢之書。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檣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闕勤苦也。廣雅釋訓。契契憂也。契契同。○注。此經經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經經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即釋斯已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褊也。水但濡褊。即是由膝以上。即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礪。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礪。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慄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譏己。是爲果也。末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

猶默也。

正義曰：書云：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內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譖。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

在尙書。謂在尙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未檢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覺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王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內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楹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楹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楹謂之梁，闇讀如鴉鷄之鷄，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楹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假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假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楹，楹亦名梁。既葬泥之，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屏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聖。釋名曰：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壘擊爲之。蓋柱楹倚壁爲一偏，壘擊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聖，既祥又加勳，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聖室，聖猶廬也。爲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平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聖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卽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苦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拄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楹者，謂有柱有楹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訓也。三

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而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天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宰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為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家宰。信默而不言。此偽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為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馬曰。己百官。以聽於

冢宰二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

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顛壞之聲。說文。薨。公侯葬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冢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

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卽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禮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

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蠶蠶。鑿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廡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尊。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注**孔

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

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

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注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脚脛。正義曰說文

幼小也。釋名

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為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為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即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為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踞同。廣雅釋詁。踞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卻負戴而躡蹠。躡蹠連文。同義。說文居躡也。躡居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躡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都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躡若躡。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躡聳其躡。其字亦作躡。原壤夷俟。謂躡踞而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即馬義也。爾雅釋詁。踞待也。踞與俟同。穀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循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肆。宋咸注云。皆躡倨之謂。廣雅云。躡蹠屨。啓蹠踞也。夷俟。即是蹠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蹠肆與鞫躬。鞫躬。雙聲也。夷俟聲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為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

禮時人或競傲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歷脚歷。○正義曰說文無叩字。敏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歷。胈也。胈歷也。釋名釋形體。歷。華也。直而長。似物華也。歷是人股之名。此云脚歷者。謂歷之下近脚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正義曰

荀子傳

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黨字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豐相圍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間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牢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卽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闕氏若墟混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曾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殿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贊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彘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攢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攢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既先已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

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論語正義

卷十八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二字。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

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

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未事。本

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

正義曰。說文。職。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謂陣字始見。王義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俎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

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鴻，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略同。○注：軍陳行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從牛，肉在且上，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楹，周以房俎。鄭注：梳，斷木為四足而已。楹之言暨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故崇義三禮圖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組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即戎，故軍旅為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糶也。止居

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餼糧，是糧為行食。天子時在道，故傳糧矣。鄭注云：糶，糶也。本爾雅釋言：陳氏禮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皆論作糶，義或爾也。皇本作糧，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糶，弟子皆有餓色。呂氏

春秋慎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藜藿不糝。宰予備矣。高誘注。備當作億。億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略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簡編相連。未有分別。而皇邢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恆理言。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不喪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象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礙。過差也。引此文作礙。礙。濫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於是別也。○注。興起至乏食。○正義曰。興起。爾雅釋詁。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尚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間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語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間。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王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困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溢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汜也。水汜濫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溢也。是也。不如猶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

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

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

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既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

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此夫

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貴。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

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焦

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

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或卽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

無爲而治。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饗共己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

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

成也。在於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為而化。君能無為而治。民以無為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注以恭己。固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邇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邇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此即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奭爾游。優游爾休。奭。伴奭。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奭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

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

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糲時。翟氏灑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為疑。過矣。篤。與。竺。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蠻。蛇頭。貊。北方多。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此貉作貊。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車中也。戴氏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諸紳者。謂書夫

子語於紳也。說文：妻，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卽髮積之號，率卽絆謂緼緼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卽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口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軛至車軛。○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軛，衡軛本二物，注以軛釋衡意，尙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於已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卽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遺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鄒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羣經平議：又以參爲爲，玉篇曰：爲，尙書以爲參字，蓋西伯餞黎篇：乃踰多參在上，古字作爲。說文：爲，衆部。爲，爲，衆部。爲，爲，衆部。爲，爲，衆部。爲，爲，衆部。象形。尙書論語並當作爲，衆之言爲也。言見其積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著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曰：衛大夫史鮒，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

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

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

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

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悒悒。卽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衷同。藏也。下篇懷其寶訓。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阮氏元按。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懋。羣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爲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鱣。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梁氏玉繩人表。考案杜譜。列史鱣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卽檀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喻也。顏師古漢書賈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衍二十六年。寧弒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而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衍奔剽立。孫寧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寧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甯喜則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潘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卽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尙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

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瞽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宣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

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正義曰：志士者，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懋平議：謂志士卽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

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弼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離菰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

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

考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入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已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

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

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醫之壽民，今爲癘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異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節緯，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常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二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

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

輅 馬曰 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即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

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即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鉤車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尙質之意。

服周之冕 注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

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黻纁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黻纁塞耳，所以聳聰也。虛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統垂旒，爲閑教聲，聳聳亂色，令不惑視聽，則瓊璜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黻，黃色也。統，綿也。以綿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璫。懸統之纁，謂之統。天子玄統，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纁統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善，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之祭冕，纁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

樂則韶舞 注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正義曰：命氏越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

馬注引作與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燕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幣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幣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注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

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正義曰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潮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

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懽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聞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內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常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成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

惑於佞人則常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即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

而不舉，是為竊位。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文小異。左傳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

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為邑名者，柳下若桑中棘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註：國策顏釐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壘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惠為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是惠為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為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為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為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為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為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喜，魯

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諒。李氏博學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仁治人義

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也。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荷。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感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聽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正義曰：春秋繁露斂賢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醫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

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爲心自審度，亦通。荀子大略篇：天子卽位，上彌進曰：如之何。登之長也。憂之，卽審

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狀。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即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

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

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即指皇本文。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儻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即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爲質。謂

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程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

御朝聘注。養當為義字之誤也。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為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為言語也。詩云。慎爾出話。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

之不已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

此為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偽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栻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

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眇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

諸人謂先貴諸已也。若小人則淺身不恕，而即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

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也。○正義

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

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尚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

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

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

所以云直道而行。

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慎言溫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

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蓋斯民卽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敘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較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爲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醇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刻薄馭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卽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爲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

氏逢祿述何篇春秋不虛美不隱惡後
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包曰

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

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已○注古之至

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籍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籍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濫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籍籍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籍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三說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衷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曠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職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互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馭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

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韜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為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

嘉賓論語說

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是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為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彊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

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歎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

彼己之所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眇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慙慙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案潛夫論引衆好句。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公論選舉狀。議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亦先后好惡風俗通義。正失薦羅隱兩同書真偽章。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懋平議以為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即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私人

下有也字。○注王

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賢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爲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問道莫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歸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禮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哀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之。穀梁傳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

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知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注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潛夫論：讀學篇，引耕也。餒在其中。

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犁也。謂以牛犁田也。○注：餒，餓也。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餒，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爲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上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桀溺荷蓑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

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餓。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諠與鄰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卽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

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從

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賸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卽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儻成文耳。大戰禮武王踐阼。師尙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卽謂得民失民也。莊以蒞之者。蒞臨也。見毛詩采芣傳。說文。隸臨也。卽蒞本字。皇本作莅。又蒞或體。莊以蒞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之也。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無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

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議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恕，即是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

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髮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暴

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

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常田相值也。人於事備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實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證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注真正至小信。○正義曰易象傳貞正也。此常

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為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輕信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贊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諛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正義曰敬者自急教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

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祇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安增。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

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爲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爲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爲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即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爲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爲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轍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爲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

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

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爲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

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

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注。馬曰。相導也。

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

禮說是也。但師還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譬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譬無日，恆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厭瞭凡樂事相臂注，相扶也。

卷十九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伏羲之

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

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

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

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

稷之臣。何用滅之爲。正義曰。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

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

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

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

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

傳。封域之中。卽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下文

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

守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卽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爲伐也。

○注。顓臾。卒取之。○正義曰。左傳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

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

義曰左傳言顛與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顛與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卽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謂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顛與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黨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卽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卽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注

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注

馬曰周任古

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
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
檻也櫝置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
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

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警者之相也此言警者將有危顛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
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
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膏兕古文從几周官圉人職掌圍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藩同蕃
衛卽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
亦作匣顯與費相近闕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顯與近
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考證謂後漢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
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齊太史江氏永寧經補義疑卽書盤
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柙櫝也○正義曰說文柙櫝也臧虎兕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
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榭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
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曰疾如女之言舍

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上地人民

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

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遠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費，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轉作張贊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皆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政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於德，無勸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卽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遭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

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注

鄭曰：蕭之言肅

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正義

曰：闕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馮氏考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校勘記曰：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益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陳氏體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蔭，下篇辟諸宮牆，亦作蔭。脩華嶽碑：蔭屋傾亞，皆毀蔭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僖禮族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防。孫林父之威，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譎，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瘁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疆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馘，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馘，楯也。楯與盾同。干，盾馘楯，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馘，楚謂之鈇，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嶺。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鉞，胡其曲者謂之鈞，鈇，鉞，胡。郭注：鈇，取名於鈞，鈇也。鈞，鈇，錢胡，卽今雞鳴。

鈞鉞戟也。說文載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蕭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牆也。臣將入於此。自蕭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正義

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考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拒嚮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拒嚮。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奮暢於天子禮。天子賜侯。侯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爲無道之天下矣。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

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注 孔子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注**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疆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獨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則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驪。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曾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鞏帥師。曾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誓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鞏之戰。魯以四鄉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淇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校且疆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周社。而實意在誚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段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疆奴抗辱王。第相鬪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僞孔所襲。周本紀。幽王

嬖優嬖。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目其子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遑立。是為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僞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傳文宣成。襄昭為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為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為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為陪。田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為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為陪臣矣。陽虎之先為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曰。制之由

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曰。無所非議。

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議。是謀論政事為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圖議國政。

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鄆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由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啓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

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

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逮及也逮及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

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定公初也。毛氏奇齡稽求篇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細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案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文公出侮入奪固已自啓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卽赤此其事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連言者謂有爵而後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而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並指文子。江氏永夏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遂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敬悼子者。悼子未為嗣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姬如齊。泚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案江氏是也。閻氏若輩。毛氏奇齡。馮氏景李氏惇。方氏觀旭。說並同。閻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記帝系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則慶父之後。又稱為孟氏也。叔孫即公子牙之後。季孫即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子。至桓。皆見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懿子。懿生孝伯。錫。錫生僖子。僖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昭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皆見宣公。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為言。季孟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為家。卿。二子為介。卿。叔孫。穆子。指檀。曰。雖惡之。其可去乎。禮吳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為隆。與。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曰。便辟。巧辟人

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佞。謂佞而辯。正義曰。公羊定四年

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思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為

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而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卽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卽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卽所謂巧言也。說文：諛，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觀善諛言。」論語曰：「友諛，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爲婢亦矣。盧氏文弼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諛。』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諛。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案虛校是也。巧爲諛，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辟。後漢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支部，引論語亦作辟。』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辟。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辟，便是渾言無所指稱，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皆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嘗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爲便嬖。孟子梁惠王篇：『爲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便嬖是近倖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參毗也。』案爾雅：『參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參毗。』傳云：『參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體古訓疑爲鄭義，非也。○注：便辟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佞。』辨也。辨，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爲媚矣。』是陸珍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校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卽直諫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

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傳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芡，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象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為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游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瀆。○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假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寡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為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湛于酒，湛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舍于飲，食為饗，饗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淫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

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略

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淳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瞽，過也。說文：愆，過也。瞽，瞽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躁，疾也。躁，即躁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趨，趨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為傲。今從古。盧氏考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管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做不隱不瞽。

謹順其身。鑿論孝義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鱣曰。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二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

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正義曰。說文云。莽。警也。从甘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鬪猶

爭也。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鬪。遇也。從鬥。斲。鬪。鬥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鬪。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灝考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栻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歎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聖人之言。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

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

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妄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教。是爲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

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古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卽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闇，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麇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卽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大人卽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繫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禮古訓，何解大人卽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遠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與。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測，或慮德闇，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疎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

才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有

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

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

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尙書。洪範。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思。思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且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曰。探湯喻去

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

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即恐其及己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臆言。案扁鵲傳。湯液體醴。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為卻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偽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

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駮。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璩

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

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牧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食也。伏櫪。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愼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廢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謙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廢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卽指德言。若改爲得。頗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選補闕。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誕矣。案漢書王賈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維。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常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奉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一句。爲指夷齊。殊爲穿鑿。張棫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序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違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幾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卽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由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卽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誣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卽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鶴求古錄。亦據

詩首陽以爲卽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揆其意。徒以采芩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卽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祇稱北至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卽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卽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彌文成義。不可爲與。聖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涑。謂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

嘗獨立。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

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

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勸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不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卽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

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嚙嚙相
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
之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
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

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

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
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爲君

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
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
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卽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
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
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僞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謙稱
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變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
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郝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
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割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
之。故稱於本國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壘研六室雜著。此
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

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贊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卽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羊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等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

卷二十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二十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二十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

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

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

道路與相逢。

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已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

之。常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視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闕亡。故孔子亦受而闕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視。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觀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視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臆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闕亡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云。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遺也。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說文。豕。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豕。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豨。吳揚之。閒謂之豬子。是豚爲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涂。徑。塗。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爲逢也。爾雅釋詁。逢。遇也。逢。逢。遇。見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

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注 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 馬曰：年

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 孔曰：以順辭免。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郝敬云：前兩曰不可，皆是貨自為問答，以斷為

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為問答。至漢王轅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為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寶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遺，或謂身為寶，如老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已為，備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仕，若已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已當就仕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詁：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言孔至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栖栖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 孔曰：君子慎所習。正義曰：戴氏震孟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

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語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啞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構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世

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善欲。故五常消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外乎善欲。習即生於善欲。善者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爲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慎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即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

愚不移。

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

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

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與之爲善則行。桀讎。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爲善。下愚爲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爲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爲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孟子已辭而闢之。而斷爲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爲上。卽此上智。困而學之爲又次。困卽是愚而爲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爲下。卽此所云下愚。戴氏嘗孟子字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憬然覺悟。

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穩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卽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之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

焉用牛刀。注：孔子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畧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爲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

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絳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衿傳：古人教以詩樂，誦之歌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塾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覓，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夫九五，覓陸夫夫，虞翻注：覓，悅也。讀如夫子覓爾而笑之覓。案說文：覓，讀若丸，與覓字從廿從見，形最相似。覓，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覓，段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覓睦之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覓，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毓崧見其所箸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非之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覓，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詁：覓，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覓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

知時畜也。鷄。繡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冢上省文。○注。莞爾。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哢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的貌也。○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

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

子孫也。尙書大傳。新穀已入。擾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爲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

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

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

曰東周。○正義曰。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語詞。不狃。狃也。論語作弗擾。豎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洩。洩與怵通。皆貫習之義。金

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皙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顯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稱鎬京焉。天下謂之宗周。迨周公復營東都於郊廓。是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當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絀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渭禹貢維指謂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敬王出居成周。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用上有復字。○注。弗擾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敝。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譚。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際。故畔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畔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畔也。史記孔子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陵餘叢考。信左傳而反議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

擾之畔。即在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已。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尙無釁。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僮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

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

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即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溫

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即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已也。○注應事疾。則多成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管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佛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蕪勝。佛蕪勝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佛肸。上說

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

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卽簡

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灑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

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

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

堅白恆理答之。案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

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凌上。相沿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復治。

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

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

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鑿四書地理攷。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鄆者。三城相接也。五鹿

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鄆。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鄆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邯鄲之肩髀。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鄆。圍中牟。趙時

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閒亂。衛得是藉也

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

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

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

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

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榮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駟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

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

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澤水。則又未知何據也。遷案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澤水。疑當爲湯水之譌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已雖往。如彼不善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

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阮氏元校勘記。淄。緇古字通。

後漢后妃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蓋。以淄爲緇。漢州輔碑。所謂靡而不鄰。涅而不緇者。靡與磨同。鄰當隣之假借。按勘記及翟氏顯考異。桂氏觀羣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漢費鳳別碑。墜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按尉能君碑。泥而不滓。據史記。屈賈列傳有云。嶮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涅作泥。是涅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皂。○正義曰。廣雅釋詁。溥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匏人雖敝不韞。鄭注云。類。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隣鄰並通。溥。經傳皆通作薄。方言。涅。化也。燕朝鮮冽水之間。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

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汚泥丸。可以染皂。以汚泥當黑土。辭之誤也。焦氏補疏。孔謂可以染皂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做真訓云。今以涅染繡。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卽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涅。卽涅也。其可以染皂。蓋指今之皂礬。○注。匏瓠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瓠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詩疏。謂匏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爲非。如王之言。是此云不可食者。謂瓠瓜之苦者也。魯語云。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章昭云。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瓠瓜以不食得繫滯一處。王粲登樓賦。懼瓠瓜之空懸。畏井深之不食。空懸卽謂懸繫也。章昭解魯語共濟。謂佩瓠可以渡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援以解論語。謂繫卽繫以渡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瓠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瓠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震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瓠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瓠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今案瓠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瓠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正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注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注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注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

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

注孔曰：狂妄抵觸人。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靈孟子

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彊，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案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子同紀聞：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輕，輕爲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已將答之，皆起離席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據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擊也。觸，抵也。抵與抵同，剛者性彊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注包曰：小子，門人也。

詩可以興。

注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

注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

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

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勸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

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此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倉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注。興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興。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即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以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注。怨刺上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僞孔所本。廣雅釋詁。譏諫。怨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

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邾所得南國之詩也。不

注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

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爲也。竊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

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似。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政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而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褊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

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

而已。正義曰。說文。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鐘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玉帛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

齊禮樂志。樂目治內而爲同。禮目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樂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案此謂敬爲禮本。和爲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箭。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箭。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之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治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瑋圭璋璧琮。以輯聘。圭以聘。

君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皆瑞玉也注偏舉圭璋故云屬以兼之說文帛繒也鄭注尙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舒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等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胡氏培壘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鄭此注意兼有之也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鄭所本○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略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顧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曾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穿窬本又作

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踰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篳門圭竇鄭注圭竇門旁窬也茅牆爲之釋文圭竇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竇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竇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竇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窬淮南汜論訓古者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與廂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廂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踰牆之踰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程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風稊也詩巧言荏染柔木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柔弱貌與荏同廣雅釋詁恹弱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即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即踰之假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僞孔亦解窬爲空則與穿壁義復孔意不如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

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

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顯行。行不顯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狷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訓原為善。前篇侗而不愚。鄭注：愚善也。原與愚同。中論考偽篇：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愚。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為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此為關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

不立。道遠日益矣。楊倞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乃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即言說之說。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

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

其邪媚無所不爲。

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齷齪干進之術。既得而又患失。則益思固其祿位。而不敢正言直諫。以取媚人主。招權納賄。以深病民。漢書朱雲傳。今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目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間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以己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曰。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略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貌爲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尙書以可爲不可。焦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贖言引家語。患弗得之。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賢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亦此意。沈作喆寓簡據王承福傳。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鹽鐵論語排篇。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漢李法傳注引此注。邪媚上多譌。後二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

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包曰有廉隅今

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為疾故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云魯讀廉為貶今從古陳氏體古訓曰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氏翔鳳發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教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為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為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為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即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蕩無所據○正義曰據即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也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勑注廉稜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也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

樂也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包曰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較

此文爲詳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
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緇再入謂之赭三入謂之緇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纁之事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亦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閒色者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
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閒也。以黑加赤稍有赤故
與朱亂也云閒色之好者以時尚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真諸侯服紫王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
衣齊人尙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江氏永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
謂其閒色也若他閒色紅綠碧緇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襲多言
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說媚而已中論駁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
而好說而不倦諛諛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
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擊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
孔子曰巧言亂德
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予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溷寄旨傳辭

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
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
作夫故定從古翟氏灝考異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誤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
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

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為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為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感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諱諄然有語言矣。○注言之為益少。○正義曰。夫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為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薺。此俗體。禮雜記

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即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為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己。邢本脫知字。已誤。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

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

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

改火也。

正義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儀禮士虞禮云：「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舉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

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縗，是月禮，徒月樂，祥而縗，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禮，徒月樂，謂二十五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縗，是月禮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警記：閔二年，吉禫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榘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經：「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寧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一本作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其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昭考證，反疑其爲莽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沒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取火於日，考工記：「轉人鑿燧之齊。」鄭注：「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卽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揚子官裝殘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鐸頭大，旁開寸許，用繩

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蒲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棗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頌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燻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劼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緇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劼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燻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即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諧警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燻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燻注，引鄭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棗杏桑柘，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檉，下云：檉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則檉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柘，櫟也。櫟，今之阜斗。陸機引三蒼：櫟，卽柘也。爾雅釋木：櫟曰煖。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則以柘爲櫟近之矣。說文：櫟，柔木也。工官以爲奕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櫟，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戡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柘，櫟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柘櫟也。槐，櫟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櫟也。案淮南時則訓：春鑿糞燧火，夏秋鑿柘燧火，冬鑿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誤，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鑿，夏以毛蟲之火鑿，秋以介蟲之火鑿，冬以鱗蟲之火鑿。中央以僕蟲之火鑿。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鑿。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鑿。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鑿。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

秋以介蟲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

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

祭鄭彼注云疏猶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

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

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

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檜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繅緣。問傳云期而

小祥練冠繅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奭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

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汝安則爲

之句上有曰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問傳云期而大祥有醢醬有

醢醬者明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

而醢醬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芟藋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閒傳言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聖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閒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聖室。既祥黝聖。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閒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慙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卽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誤脫。○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裹。俠也。裹。裹也。今字作懷。作抱。皆假借字。藝我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間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藝我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

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

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者。勝也已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他事。當亦用心。故視無所用心者。爲勝也。荀子脩身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卽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籒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籒。謂之蔽。或謂之籒。秦晉之間。謂之籒。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死專。或謂之匱。或謂之棊。籒與博同。荀子大畧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卽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

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常中。名爲水。用棋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棋也。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卽今之雙陸。弈爲圍棋。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棋。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鎗。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棋。博以擲采而後行。棋。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爲其無所操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依以樂善。既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

無義爲盜。

正義曰。尙上義同。故二文並用。義以爲上者。言以義勇爲上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

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曰。窒。

室塞也。

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陳氏體古訓曰：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訕上者，無流字。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篤惡

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體古訓云：四輩經比正。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誤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魯讀室爲室，今從古。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說文室，實也。集韻室，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卯敦銘：孚乎家室。韓勅碑：廬城庫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皆其證也。馮氏應潮曰：室有室義。太玄經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望也。案室望音義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望義較顯，故從古。○注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正義曰：君子隱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爲君子惡也。○注訕，謗毀。○正義曰：說文訕，謗也。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訕，毀也。禮少儀云：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室，望塞也。○正義曰：注當云室，實也。衍一室字，說文室，塞也。塞，隔也。戴氏望注云：不通怨道。望塞於事，廣雅釋詁：恠，恨也。王氏念孫疏證：玉篇：恠，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室者，室與恠通，言恨也。馬融訓望爲塞，失之。下文云：室，惡也。義與恠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注爲失誤也。

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

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以爲勇者。

惡許以爲直者。注包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正義曰：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子貢，邢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微，鄭本

作絞。古卯反。中論駁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毀譽以爲辨，卽許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敷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微，亦交敷二聲旁通之證。絞，急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許爲掉聲。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許以爲直，絞許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

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屬臆測。惡不遜以爲勇者。言本無勇。段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卽此文之意。○注。徵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正義曰。說文。徵。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徵循京師。引申爲凡遮取之義。故注訓抄。說文。鈔。又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剿二形。案曲禮。毋剿說。注。剿。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與此注意同。○注。評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評。面相斥。是評爲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正義曰。此爲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卽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卽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闕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卽此篇上章所指鄉原鄙夫之屬。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

正義曰。漢石經年卅見惡焉。卅。从兩

卅。卽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善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爲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議論之也。

卷二十一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

正義曰此篇實止十章疑四爲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

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選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遜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

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實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既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大乎是何能爲于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

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閻氏若璩釋地謂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傳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西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秦入我河曲，焚我箕郛。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卽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卽其名，或字也。路史謂唐之比陽，有比水，卽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異議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無考。莊子大宗師若孤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征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卽是紂之庶兄。此馬注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灝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鼐經說：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苟有庶兄，播棄不迪，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言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春秋必已離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此紀先叙微子，次比干，箕子。馬此注本之，遂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言諫紂。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焉。佯狂者，佯僞也。廣雅釋詁：狂，變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粟，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齠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沒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詩：擗柝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寧民。○正義曰：憂亂者憂君亂也。憂亂寧民，皆是愛人，故爲仁也。中論智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已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爲士師。注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卽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殺書曰。昔者

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爲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

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

故云吾老不能用。

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

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

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專是言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惑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子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閻氏若輩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

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

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樂蛇淵。圖

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井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諉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追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繇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已。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注 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 注 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注 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

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注 包曰。下車。 正義 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似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哀道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已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案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卽指封書社之事。明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下道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辟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輿至孔子。○正義曰。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游。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云云。又接輿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輿。故馮氏景輯春集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辨士接子作證。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誤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殺髮而陽狂。無益於殺楚。史記鄒陽傳。上書曰。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髡首如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伴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輿伴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免論語孔注辨僞序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卽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僞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讀證之。益見○注。下車。○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游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

處。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常贊農門，荷蓑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裴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

即沮省。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葉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灤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灤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桀溺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有菴，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理書多難徵信者，此世家云：孔子曰：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耜廣至渡處。○正義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文說文：耜作耜，云：耜也。耜者，耒之別名。三蒼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打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耜併發，則謂之耦。說文：耜，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傳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畝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畝田，目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晦一晦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此文下云：耰爲覆種，則耦耕爲播種於畝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

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

辟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正義曰。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卽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僞孔注本亦同。陳氏禮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怕怕而不萌兮。卒隕身乎世。鄧展曰。怕怕者。亂貌也。萌。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怕怕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怕。亦由所見本異。音聲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悠通。誰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溺自謂也。耰而不輟。漢石經作耰不輟。說文引亦作耰。五經文字曰。耰音憂。見論語集韻。耰或從耒。然則作耰。乃或體字。○注。滔滔至易之。○正義曰。盧氏文弼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滌滌同。卽救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連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爲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耰。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說文。耰。摩田器。是耰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永輩經補義。

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卽緩。國語云：深耕而疾擾之。孟子亦曰：鋤耨播種而擾之。是緩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耨耨再耨耨之。漫擲黍稷。勞亦再耨。勞與擾一音之轉。轉止者爾雅釋詁：已也。已止同調。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注

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

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

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

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

○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悵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子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云：言凡我逆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卽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注**包曰：丈人。老人也。篠。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

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

行而在後也。釋文云。蒧木又

作條。又作蒧。盧氏文昭考證。說文。蒧。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蒧。是蒧爲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枚字。於六書爲假借。今作蒧不省。皇本作蒧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肢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

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藁。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藁種之藁。必先藁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樾平議略同。於義亦通。宋氏彬經傳考證。宋呂本中紫薇雜說曰。四體不勤二語。荷蒧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

又云。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爲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商頌那詩置我鞀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滕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

文曰。植或作置。從置。今案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滕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假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蒧芸田。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比。然用蒧芸田。必

拄杖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爲正。作置亦是。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損。耘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隸省。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纒。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

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卽微磬之象。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爲黍者。治黍爲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糜。糜。用以作飯。養食之費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蒧。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

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荷蓀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蓀。田器。其字從草。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蓀。卽本此注誤改。說文。登。以足蹋夷草。從火從曼。春秋傳曰。登夷。蘊崇之。丁氏杰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草入泥中。名曰脚登。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蓀。植杖而芸。及說文。筱。字登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文。覆。除苗間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此古者耨耨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旣成以後。仍有莠及童蘆生乎其間。則又以耨。耨之。耨者。披田草也。亦謂之耨。今案用耨芸草。亦在旣成以後。吾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子路曰。鄭曰。留

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注。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

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

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卽是義。亦卽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夫

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冀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次也。注以父子相養言之。非矣。漢

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潔阮據宋本作絜。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已音紀。一音以。盧氏文昭考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命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已知之。已爲紀。已道不行。則望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之與已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

逸民之賢者。

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假借字。孟子曰。遺佚而不怨。案下篇舉逸民。亦用假字。顏師古漢書律麻志注。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

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處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荊蠻。荊蠻義之。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大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通用。如驪虞亦作驪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即指逃窳荊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爲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爲北吳。對周章爲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爲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爲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則爲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

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楊倞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屬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卽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慎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翰張。注曰。翰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竄侏張。翰與侏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譚。書譚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詁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爲隱逸。不謂超逸也。是集解前後失檢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

斯而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

也。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是卽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之事也。舉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匱窮而不憚。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是卽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

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爲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爲嫌仁。又曰。仁穰則其德不厚。又曰。穰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爲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嘗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虞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實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述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爲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虞仲夷逸也。不辱其身。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作夷逸。身中清。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已矣。○正義曰。倫理者。訓倫爲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爲和爲介。又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卽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虞仲夷逸當亂世。則虞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

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

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久謂久居其國。速謂速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爲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卽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可否卽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卽孔子。是謂孔子不爲夷惠也。

太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擊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

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正義曰：太師擊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

瞭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

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且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饋食。少

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

殷制。當為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

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既告飽。則侑之。乃更食。

凡三侑。儀禮特性。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

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凌氏曙典故。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為亞飯。再侑為三飯。三

賦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擊等爲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卽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譏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爲追繫其地尙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擊擊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擊之始闕雖之亂此師擊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擊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殺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太師擊少師陽也擊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所載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尙書說也今案毛段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爲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擊等自爲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大公仕爲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爲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卽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大史公讀春秋厥譜牒至周厲王曰師擊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爲目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擊卽秦伯竊之師擊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擊爲殷人異也且師擊與夫子同時以爲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韜韜遠也從革召聲執韜或從兆聲彘韜或從鼓兆聲繪文韜從般召段氏玉裁注遠者謂遠電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鼗卽鼗之移寫釋文鼗亦作鞀皇本作韜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爲搖亦小鼗矣○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舉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爲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搖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管囂掌播鼗祝散壇簫管絃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注魯哀

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禮樂志注。譏其未允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樂。臣飯諸職。即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學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卽擊磬襄。闔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

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

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弛。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卽不弛。段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泰伯篇。君子篤於親。

篤者。厚也。卽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忘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劾也。謂劾其罪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爲隱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旣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間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怨何不以。以意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慎言溫故錄。以爲所見本異。武氏億羣經義證。更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卽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子。俊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卽謂魯公共學之人。苟

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性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爲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爲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卽爲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爲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爲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爲惡逆之事。此孔所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

顯仕。故記之爾。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騮。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智。顏師古注。習與忽同。惠氏棟九經古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長。追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伏之耳。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卽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雀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卮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

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

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案盧孔說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翟氏灝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爲顯仕。當據晉語仕爲嚔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卷二十二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注**致命。不愛其身。正義曰。真德秀四書

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執德猶言

德不弘。即子夏所言小道不能救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惑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

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漢書趙廣漢傳注引

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顧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闕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嘉善。說文云。美也。嘉善猶尊賢。互辭。矜者。詩鴻雁傳。憐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譬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為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福。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蔡邕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眾。即汎交親仁。即友交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為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

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

矣。

子夏曰。雖小道。謂異端。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

子不為也。

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道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鄭舉一端。故云。如以例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目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

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目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目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曰。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為諸子書。本漢人舊義。故鄭注同之。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用鄭義也。○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循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為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已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為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靈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包曰。日知其所未聞。

正義曰。皇

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以亡者。既日有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注切問者切

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

所思者不解正義曰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擇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爲識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讀志如字謂篤志好

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衍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

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氏懋羣經平議周易說卦傳巽爲工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

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明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卽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衍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

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辭卽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

也。卽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澤陂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注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特賴也。案左昭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傳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特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

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已使已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閑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濼也。濼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書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卽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命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郟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

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旂。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本今作埽。盧氏文弼考證。說文。灑。汎也。洒。滌也。古文以為灑埽字。經典中如毛

詩論語及周禮隸僕。國語晉語。皆作洒掃。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潑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為長者。燕之禮。必加帶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撲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箒。蹶中有帶。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罄折。拚毋有微。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灑。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曰。周旋。慎齊。凡摳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為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為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為失教法。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旋。俛仰從命。為未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即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

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

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

子之道。焉可誣也。**包**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

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

耳。

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卽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卽誨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爲先而傳之。誰當爲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卽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譏則欲以君子之道概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如毛此說則倦爲券誤。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懈也。注蘇林曰。懈同也。兼也。晉灼曰。懈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懈。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懈大也。訓大故有同兼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懈爲誣。正謂懈卽誣也。焦氏

循補疏謂懈乃誣字假借。說文誣加也。如與同兼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惟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爲大道。末爲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卽訓別。注以誣爲欺誣。言教人以所不能則爲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未已。賅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

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

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驚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案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裝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己者而已矣。是故衰麻免經之數。哀之發於容服者也。辨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堊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

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為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幣百姓。以其仁為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為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徧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為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正義曰。弟子羣居。脩德講學。皆是為

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為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為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正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帥也。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為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字通作棠。魯峻碑棠

棠忠 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

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善道，已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

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斃，稱死，時人爲

之諱，故云孟氏爲主。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於是抗轉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斃，當卽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體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

得其情。

正義曰：張栻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

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矜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矜當作矜，矜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感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吾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睦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挾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親鳥獸掛罽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離散謂民心畔離，違經犯道，故以輕漂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

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並以桀

紂爲證。書載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證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爲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曰：侍中起賦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虛。伯對曰：書云：邇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敞傳：傳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未覺以降其實也。是目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

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遭。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遁逃。悉以紂爲淵藪。集爲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數中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

也。正義曰。皇本食焉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凌氏曙典故覈。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
○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

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荆書法同。此翟氏灝考異說。云公孫

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

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馮氏登府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頤而山隧。漢西狹頤。數有顛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刪定贊修。皆爲有徵之文。獻可知。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襄弘。問官邾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

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鷄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墼。周垣也。墼。當爲宮牆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牆。下賜之牆。同。皇本作譬。諸句未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膊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陶。皇本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陶。閔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坿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

堊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段字也。錢氏又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室。卽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字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郕。左傳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

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

無以爲毀禁止之也。說文。工。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自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

也。○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即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祇同。祇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疎也。服本作祇。云祇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

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正義曰。爲恭者言爲恭敬。

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何休注爲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爲知音。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

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爲喻之意。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子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注孔子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

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興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

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忒。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

識其略矣。○注。綏安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卷二十二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

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册末。而有兩篇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哀錄。而未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筭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嘗言之。

集解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

禹 **注**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疑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歎而後言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

歷數詞意並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數是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曾子天閤篇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朝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勅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禪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輩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為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不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並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闕錄之名闕錄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即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子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闡潛丘云四海困窮是敵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

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數也。歷卽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過。引申之爲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卽包此注意。然非經旨。天祿所以長終者。言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閔策。漢靈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卽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冊。魏使鄭沖奉冊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絕。在魏末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卽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闔氏若璣毛氏奇齡說。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

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

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

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

過。正義曰。予。上當有湯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文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羣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

也。鄭注云：皇皇后帝，竝謂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爲上帝，卽謂昊天上帝，亦卽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卽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尚，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爲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尚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爲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卽謂禹，其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稽器注，竝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爲善，有罪爲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黜，皆本天心所簡閱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爲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爲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陸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與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潛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爲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是殷尚白，於時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爲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禱，曰禱，曰攻，曰說，又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爲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僞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

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爲仍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爲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繁露四祭篇。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下俱引器械。機證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遂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爲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譏罪於臣。臣譏罪於民。於是民皆不肯而視之如仇讐。欲民之治。不可得已。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家賚賜也。

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

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爲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

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墨

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山陞。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變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爲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外傳作舊新。彼爲醫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證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

衆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迪，率與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人，故引以自責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入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管蔡常周親，是以周爲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常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正義曰：漢書律

歷志：虞書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案，悉也。知案諦也。審，察文從番。考工記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蓉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即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即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即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于黃鐘之侖，侖，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非水準其概，十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極本起于黃鐘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慎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即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當修此數官爲急。

耳。志下又引劉歆律篇分紋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焉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俞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俞合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二者以概其餘。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釋

詁。滅絕也。公羊傳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疆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興之也。尙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辜黜其采地。亦興滅繼絕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防賢塞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尙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

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民至致敬。○正義曰。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

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肯死亡生者衆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

注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

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灑考異。阮氏元校勘記。並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

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

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

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遵進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斂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興土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撓，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

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穀梁宣九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摒除也。摒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子邁。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即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

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為虐也。說文。虐。殘也。今從隸省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義

本此。毛詩終風傳。暴。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令。即慢令。說文。訓。慢。為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樵紹聞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勸誥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眾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今生

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責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子貢謂季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濕絛納也。別一義。內入也。從門。自外而入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懋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竝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竝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竝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俞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貢。納絛銓納。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卵。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雖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荆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悒。虞翻易注。坤爲吝。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節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卽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竝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兼祿命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

非。○正義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

卷二十四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敍。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止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

時妄題。其後失檢。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天子大傅

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敍。爾雅釋詁。敍。緒也。孫炎注。敍。謂端緒也。說文。敍。次第

也。凡紀錄一篇。訖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為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皆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

名更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評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命說。文僉部云。命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則經綸今古。輪轉無窮。均爲傳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間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於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楊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尙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

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卽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章賢字長孺。魯國鄆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鄆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鄆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即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章賢不及玄成。然章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著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章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蘭陵鄆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章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頤考異謂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卿。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卿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齊論語二十一一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以教授。

正義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

曰。試論評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文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

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以陳成子弑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洪興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即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言。爲齊論章句。則十九篇之傳。亦爲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琅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唐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案翟氏灝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唐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卽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揚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唐生。王陽卽王吉。是唐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賈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唐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賈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

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句。學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爲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邢形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賢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

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

年徒王魯二十八年薨。證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酈道元水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卽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雖僞書。然此言當得其真。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卽子魚也。若家語以爲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子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爲武帝初年。漢志以爲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江式傳。亡新居。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慎說文自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爲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段氏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稱論語亦爲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著者。惟荷臯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備爲一書。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冊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尙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曾刊否也。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瑣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滅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郁作賦。紉作紉。宥作審。昆作罌。備作蕪。奪作奪。劓作劓。舉作虛。虛作慮。勃作蘇。蕪作蕪。蘇作蘇。

繇。又作剗。綽作繇。篤作繇。殿作雲。朱雲金石韻府續錄。古論語如弟作孺。豨作令。娟作厚。裨作灑。製作結。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鐘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

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第

尊經義考。斥晁說爲附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竄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璽之璽兮。其璽猛也。如玉之璽。段氏玉裁注云。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尙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璽璽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璽璽。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璵。三采玉也。玲瓏。瑋。瑋。玉聲也。璩。玉佩也。璵。充耳也。璵。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爲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爲發揮堯曰篇之義蘊。此曲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畧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爲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尙稱書雜曉。後更錄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翟氏灝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偏近於燕。燕傳疑卽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爲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

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爲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

張侯論爲世所貴

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瑕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

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尙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尙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禹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卽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卽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書。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未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卽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

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遺小黃門。就舍卽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贊立博士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灝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透隸釋載殘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盡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

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

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尙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

記錄名古文尙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尙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備及見典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書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佛胥爲趙簡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遠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尙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近陳氏鱣著論語古訓。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譏其詮義膚淺。徵典舛誤。疑爲平叔所作。丁氏晏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尙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言魯扶卿。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疎。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郢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掾。忤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校祕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謂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

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

正義曰。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

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縵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篇。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執。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就魯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爲本。參校齊古而爲注。張論卽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箸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爲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爲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饌鄭作餼。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僕。云僕讀曰詮。子貢方人。方鄭作謗。朱張鄭作侏。張廢中權。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卽據齊論校正者也。又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檢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箸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卽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卽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

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考著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

皆為義說。

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

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尉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隸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後為光祿勳。徙為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尚書周生豐。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燧煌。周生烈。明帝時。豐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達。邢疏引七錄。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達。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即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為後人混併。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朔。見於釋文所引。此則竊為周生義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

不同。互有得失。

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

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即僞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為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為篤論也。後漢儒林傳。言何休對論論語。不為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為儒。將

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淺狹，決非勸公知。語可。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正義曰：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

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箸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頓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冲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典紋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

光祿大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

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

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轎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家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奉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即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

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爲吏部尙書。與碑言吏部尙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馥跋尾。據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典論言王和平爲光和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已歿矣。晉書鄭冲傳。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冲爲文學。累遷尙書。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尙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冲。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冲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此敘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諫。不典事。合之于中者。晉灼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據志此文。則中領軍。卽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稱其貴寵莫盛。其後司馬懿奏誅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宮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卽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廩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卽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卽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儀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顛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瓚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雖鍾會易無互。

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頤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廢齊王表。亦有侍中臣頤。卽荀頤也。晉志又曰。列曹尙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掌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尙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尙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尙書。卽是吏部。魏志傅縯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尙書。經典敘錄亦言吏部尙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遷尙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尙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尙書者。當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尙書何晏奏。亦是祇言尙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駙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魏制無考。曹真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尙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注。晏字平叔。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尙書。晏前以尙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鄭沖傳。初。沖與孫邕荀頤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法論語。而沖在高貴鄉公時。講尙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沖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沖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沖等名。而晏最在後。著錄家見奏。未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松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未列銜。亦是由下逆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尙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尙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尙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尙主。貴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

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顛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沖、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顛、鄭沖皆仕晉，故晉書有傳。沖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顛傳居後，自不覆述。今宋氏據沖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沖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兼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真傳，卽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卽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翔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邢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體古訓宋氏翔鳳輯鄭注並采入敘。雖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

夏。皆孔子弟子。論語樂爵職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傳休奕傳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爲聖門羣弟子所作。故鄭君既著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卽源本崇爵職。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爲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爲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爲師稱。因以論語爲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爲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羣賢著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爲弟子所記。書子者。爲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謏以爲十三卷。顏師古注。謏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揚雄注。

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稟輯諸弟子所記，勸爲此編，故以爲所揆定也。既經揆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敍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無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揆。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鄉，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以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誤說也。翟氏灝考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一尺四寸。易書詩禮樂春秋。

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策。乃

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假借。說文：策，馬箠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籀古文冊，從竹，符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遂書以爲三策。策，即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鈞命決者，繞篇名。鈞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總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羣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爲假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可見

羣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言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鴨求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鈞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策，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策，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則爲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尺，六經策爲三尺，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則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羣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鴨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晰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白謙損也。陳氏體古訓曰：謙，讓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爲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悛。

魯扶先

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爲鄭序

文也。案漢書張禹傳言魯扶廂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廂，經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儒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

論語正義 四 附錄

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卿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卿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

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親。而於疏義之作。尙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妍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

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緻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旣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瘡。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

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藁。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